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八首

游雲門山記

出青州之南門可五里而近曰雲門山山下夷而再成
銳上將及宛有中虛之洞以穿其背而上望之為鏡為

射的焉正與郡齋對晴則熒熒然小雨則濛濛瀟瀟然以歲昔更獻狀於几席若覲余游者而未果會學憲吳峻伯東按行海上道青余乃以間得從峻伯往時春而雪初霽未盡消也道寧甚籃輿躑躅陂陀間鼻卒肩相輔後趾躡前趾而分級之半猿貫上久之始抵洞洞高丈餘縱倍之橫殺之余與峻伯乃舍輿而步穿洞旁躡百餘級至絕頂則磐石重甌可列坐數百人東望青蔥鬱蒸不別天地其大海之氣乎西南連山亘帶不盡若

斧劈若劒鐔若駢若後貌若率然者吞吐雲霧與旭日
相媚晶瑩玲瓏掩映霏疊紫翠萬狀下瀕郡會雉堞厯
厯雪宮之鵠出沒松柏若翡翠之戲蘭苔也余命酒飲
峻伯已各分韻為七言一章成互歌之余雅吳詠為羽
聲嘘之入霄漢縹緲徐下與天籟會虛谷和響萬木奏
節覺羣山秀色時時來襲人衣裾余衷峻伯而酒之迫
則踉蹌下繇故洞走西間道襲之乃復得小龍洞焉偃
而入深可四丈許中裂為澗水泓澄不乾旁有石牀枕

可偃卧余乃與峻伯卧飲甚謹也已相謂曰爽鳩之樂
可再乎哉卑矣牛山之涕也有晏子之對在雖然東方
之人稱牛山者即不得舍齊君臣而他詠也均之乎不
朽矣則牛山之樂爽鳩氏不得而有之齊之君臣獨以
微言而得有之至於今也吾二人毋亦易自廢而千古
茲日既罷酒還明日乃以詩付山僧使刻石而為之記

海游記

登故枕海山東門不一里大菟之圃在焉其陽依海壖

而壇余與叅政姜君良翰行部登既視事五日乃以牘
之間出游觴於壇輕雲蒙籠風師不驚文淪若穀容裔
淠淠與天下上俄而東南雄虹起亘空若銀橋蜿蜒而
下飲於海驚流噴戲璣貝萬斛飛躍注射若五金之在
鎔芒穎絢爛皆觸睛眩已徐徐縮入海既句久之顧見
鼉磯大小竹諸島雲氣驟變峰嶼盡改或斷或續或方
或圓或峻或行或英或垓或陟或密或墮或隙或漫漶
波浪或斗插入漢或為鵠或為伏虬為虎豹者不一童

子趨而前曰是其將市乎忽大風發吹雲散不果市余
慨然謂姜君曰於乎此奇衰之士所得而影響其君為
始若武者哉彼其驚幻變之熹微歎光景之恍忽以為
其下真若有神僊者焉思竭天下之力以從之而竟不
可得不知其泡沫之軀倏焉而滅為茲海之雲氣久矣
夫身挾名而俱盡者何限乃南望田橫之島則隱隱負
生色焉然至於讀魯仲連被髮蹈海之書蟬蛻物表視
斯人未嘗不愴怳俱失也於乎古所謂僊不死者是歟

非耶姜君不答第趣觴觴余醉而歸

游張公洞記

由義興而左汎曰東九九者九里袁也水皆縹碧兩山
旁襲之掩映喬木黃雲儲野得夕照為益奇已泊湖汊
湖汊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滴厯入蓬戶余
起低徊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燕人李生鯨
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病為李覓一
甕子并余弟所攜筇輿三為一行其三人為一行可四

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鼓耳張生者故嘗游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關險陁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呌驚絕巨萬乳皆下垂崖巖甌錡玲瓏晶熒不可名狀

大抵色若漁陽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為大磐石石柱
踞其上傍有所謂牀及丹竈鹽廩者稍東地歆下而濕
跡之則益濕且益窪不可究即所謂僊人田也回顧所
入竅不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
斷其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
中闢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竒為五色自然
丹蘄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
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

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如鐘鼓如飛僊如僧胡跪不可勝紀余時僊足益蹇強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既矣會所齋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故漢張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游貽逸少書稱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嚮所覩石牀丹竈鹽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僊跡哉烏言僊跡哉

玉女潭諸游記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憩焉即故天申宮址也
會所齋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閒仰視旁石壁峭上
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抵玉女
潭余遂起蹙蹙行蔓草中然甃石鱗切道甚平曰史氏
所治也可三里所棹楔書甚偉至則道益飭治脩篁茂
松蔥菁峭蒨極望無涖有老氏宮宮焉主者則二僧延
余縱觀為上祠釐處久之出緣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

而南為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涸齋渟
泓澄可數鬚髮大石梁斜覆之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
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絙以石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絙
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余行可百弓抵瓊樹所
天矯偃蹇欲無白日幹若數虬盤繆而下取根則上搏
相格並怒甲鬣開奮即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瓊樹
者也計其歲可伯仲吾虞山檜耳傍有巨石昂首出隆
準兀崢兩洞眈眈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懔然僧乃

導余飯史氏莊中堂亦祠釐處也周環若壁為八卦齋
後樓凭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傲余以不可上乃止史
氏者今太僕恭甫也僧間為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
氏初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刊蔓而潭
見其右為虎窟人獸骨甚多募獵士逐之去亭其上凡
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釣陽洞最勝余故已耳龍
湫遂攝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為石澗衡二丈竒縱可六
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瀦泉淵然甚冽而甘

寒方舟覆焉僧為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人莫能復
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復舟人予三鍰七人裸而
泅舟遂復已從峭壁下盤入壁愈益斗絕仰視天一雷
熒熒射人石色與水色鬪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
歌聲泠然逗崖石間欲留小醉需次入者妬而疾呼乃
強出為待之徐行至釣陽亦水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
水潺湲出石間傍復得一竇偃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
聲益壯蓋游客所不時識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游以

迫下舂遂歸

游善權洞記

自湖汊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寧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表也邑城若兩腋浸者又五十里抵善權洞以晨往既出市不數武即為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柏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柏殿曰釋迦文殿唐大初中創甚瑰偉大柱三有雷火書

云攀佩之可以已。店僧為導，入別室，出茶筍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為飛巖，若蓋者，大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蟪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蟪後貴，寺所繇以建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陡起，古木紛糝，若怒虬。其本別坼石而出，復為樹。時秋晚，徧壑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闊可容萬人，乳下垂恠偉。

殊絕多作蒼赤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
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
之上有僊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莢色白勝玉
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
折益勝空洞無際稍尋舊逕出余時困足疾蹣跚前倚
巨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虧蔽泉聲鏗琤又
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為水洞上視所游洞若阿房
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亂石間輒札

異響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井井若經
畫曰僊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涯盡處其下乃深碧亭
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不然無所受
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硜然又泠然若鐘下洞空水
傳之聲也及余游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傳之膏矣洞
中曷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與否真大奇勝哉余
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
實即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當

山經首遠弗及祀典峨眉為崑崙仲震旦第一不得二
太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寧獨山水已哉

游太山記

余自戊午己未間有事於太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第
二游也其初游為正月晦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宋丈
大武偕夜浴於使院三鼓起啟堂之北扉而望若曳匹
練者自山陞上至絕頂又似聚螢數百斛囊中光熠燿
不定問之乃以茲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而上者也其

頌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陰晦浮雲出沒皆
際十步外不辨物第覺興人之後趾高而余前僂而已
即絕頂亦無所覩見且寒甚宋丈迫欲返還憇鄴都宮
趣觴舉者數而後膚不粟也甚悔之至六月朔偕御史
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三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
任輿馬余乃與叅議徐君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
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止出太安可二里所即入山時
禾麥甫熟黃綠間錯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杪濃陰暈

之意甚適而至無掌故可詢者自是皆詰曲逶迤而上
峰勢截薛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礪礪間作悲鳴與
笳吹相應久之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筍又四里
抵御障巘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為
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陁上廟其巔頗寬嘉
樹蔭之好鳥喈喈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
知其所繇名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
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為百丈

崕崕凹深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測已度石壁峪為十八盤應劭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益飭治且有舁者所謂五六步一休蹠蹠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且幸免矣自是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

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趣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頒其右為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為開元帝紀太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羸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為搨碑者冬月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為蘇頲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

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為絕頂曰玉皇祠祠之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文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為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搨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

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盖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即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盖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為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為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憇又亡所覩見如春時怏怏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鼓起觀日出然其寢時以甘甚醒則高春矣恍恍不自得強與徐君扶杖

而尋昨所游時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為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為太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溜澗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几瞪眺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

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為生平之創
目所謂野馬絪縕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者叅政張
丈希舉副使李君嵩僉事王君遴張君師价因置酒於
其署移席玉皇祠南栢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
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間
散步至舍身岨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數千仞張
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席間慷慨談兵事乃亦縮弗前
張丈顧而曰君扼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弗前耶余

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有退生此王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段君約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夕不休余始與徐君同舍而張丈王君舍圯漏乃移就余而舍中水亦將二尺因布長几置枕簟其上小吏裸而行酒炙所劇談六合內外張丈又時時以雅詭雜之凡四日雨始小息夜卧倦甚王君苦吟若寒蟬又時時提余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媿强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

厯厯簷角殆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業已盡乃
行辭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
有乞道士木綿裘者下天門雨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輒
去一衣至御障巖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爭下凡二十
餘丈濤翻雪潰若鬪龍吐蟄玉鱗四飛珠沫羣啣余興
發不可遏趺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釀長歌振
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
至相與之酆都宮為小宴別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部

道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邊事事甫定乃乞靈於太嶽以
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峰頃之東方色微辨而顧余
及從者衣洞赤已覩石室及諸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
從東黯靄中起顧山之背則猶昏然鷄蓋三喔也又頃
之日輪徐上雲君靈師金支翠旗彷彿扈從於是諸峰
城郭盡現而山之觀與世同矣余三登而始畢其勝然
目境耳其峰之為回鴈為雞籠為蓮花為明月為丈人
為獨秀為東西神霄崕之為百丈為馬棚為鶉鵲峪之

為石經為桃花為馬蹄石之為牛心為龍口為試劍為
龍紋虎阜洞之為呂公為白雲為遙觀泉之為白鶴為
水簾為白龍諸用恠偉稱者固未及一二探也夫以封
禪告成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鬱
而後世之博識者不能舉其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哉去余茲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經睹若夙夕會至自太
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後二游各有詩詩為七言律
凡十首

歷三關記

余履魏之三日東北走九百餘里謁臺易州受策制真
定之龍泉故諸關當以九月迫傳羽行隘歸先龍泉以
十日暮抵曲陽五鼓起有寒色道謁北嶽廟廟幾割城
之半古樹造雲蟠鬱以百數門有卧石白而潤曰嶽所
飛石據以祀者余猶記孝廟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
渾源州則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公在禮部不能從
說者以為恨且謂石晉棄茲嶽契丹宋不能復而托辭

於飛石以文其陋然真定在漢為常山郡即恒山也讀
壁間李克用題石其廟貌著於唐固不自宋始姑闕之
以俟考出城稍西北行望層山鬱渟矗不知其幾千百
最遠若銀城一帶土人云五臺山雪也豈夜所謂寒色
者其時雪耶山距邑三百里而遙他山不為雪五臺獨
為雪可想矣又數里得大溪幾半里流水淙淙第淺可
揭云此所謂龍泉從五臺而下者也又數里稍入山山
皆合中坼而為前大溪行左傍溪而右阻山溪嚙山之

足半武則左擔而過嚙之既則就揭如是者百二十里
大抵山稍避溪則為廬舍又稍避溪則一二見田疇最
後避稍寬遂為縣曰阜平阜平四塞南門外可二百餘
家城中僅二十家耳十二日早發阜平復渡前大溪循
溪而行五里許轉山之別徑與溪別復得泉近諸山所
匯也泉時錯道而流嗚咽多悽聲道並以上益險峻時
時見人家石田瘠薄然亦可耕踰三十里得嶺曰鞍子
過嶺山始舒而濶其下泉縱橫流不復辨南北然別取

道山背而下歸大溪耳龍泉諸峰蒼翠始若滴五臺雪
近則若玉几已又得一嶺縈紆而進兩山旋陜其蒼翠
色欲交石嶺峰怒起峯刺天左嶺微寬奇石為橐駝
為狻猊為人若鳥者間突出若搏栗紅椒黃雜以綠樹
綴壁皆綺繡俄復得所謂龍泉澍石間琮琤異聲石純
白大小如玉蓋自鞍子嶺又四十里始得關度關而上
十餘里曰長城嶺城之蓋塞五臺所入道也歸取月行
峻滑間顛踣者數二鼓纔抵縣困甚十三日早發阜平

將之平山復渡前大溪始得寬疇不五里復入山山不能當龍泉險然時蛇行上數百步忽墜空而下為深谷則頗寬如是者再三若曲項匏也泉處處有之時拂石流則最勞以故人食之良病癭始余過曲陽人癭十而三抵阜平癭十而五上龍泉癭十而六七至是十不能不一癭矣三十五里得溫泉左室為一湯右室一湯稍熱清瑩可鑑毛髮不作硫黃息石無礪故也寂寂空山中令蓮花湯笑人宿查頭集集靈壽界也十四日早發

大霧顧山左右闢若決吾眊而朗者輿足下捷久之復
得一山傍據大溪流極駛山自是坦陀不甚峻八十里
抵平山宿未至八里為潯沱河晉之材順流而下至真
定乃權十五日發平山十餘里渡一河山足白雲四起
若鋪錦稍逼之則蓬浮霧散自是雖上下山道不知險
將抵井陘循大溪而行巨石如砥午遂踰井陘入故關
關所繇入山西大道也兩山夾之皆陂陀漸上三十餘
里乃抵關山近關而峻亦時得奇石度關右折與道異

蓋余所按厯者拒寇關入境耳循牆上益峻不可輿至
其巔則中外諸山皆在目蒼嶺千疊時與雲相浮沈銀
浪風湧惝恍無際久之乃下馬足駭駛時自思天以淮
陰侯授成安君而不取為千古趙氏恨然淮陰好用秘
能以木罌渡而虜豹山背逶迤徑千里安知其不能為
陰平絕也復至故關異道折而左二十里為娘子關道
崎嶇其中一嶺為劒脊壑兩其輔目眩心悸將抵關廬
舍顧稍密流泉琮琤行齋厨間有水碓水磨之屬意其

樂之關傍為巨澗其北匯可容萬人水東入岷左岷峭
壁數百仞右岷崩岸若劈中巨石為象馬橐駝者不可
勝計奮與泉鬪礮砢鏗礮間入鼓節還縣復可三十里
皆傍泉泉極冬不冰云此溫泉也可以和餌凡十餘涉
盖泉在兩山間山左盡則涉右右盡則涉左泉得山則
怒而山益險山險而泉益怒則益勝吾足與目類若妬
者足少緩覺目無奇目奇而足若枳矣石壁中為竇為
奧為囷廩為若舟水之聲為箏笙為鉦為松風為歌為

市人喧百千狀故非故關擬也余時億強自勵稱快乃還井陘夫此三關所受為趙守耳龍泉稍近敵則最險故次險則又遠敵勢必不入也敵入晉則掠晉安為舍晉事此不毛志必不入也敵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矣力必不入也敵不入而魏虛為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敵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諉則廢是趙實延魏敵也敵卒入而魏以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

顧趙則失魏是魏為趙代禍也故曰三關勿屬魏使

歷黃榆馬嶺記

余歷三關返邢之內丘宿晨由內丘出南門異道而行
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山足為黃寺使者當
屯所也署踞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伏泉如濟漚為
池中有亭亭焉折而右度嶺得大澗兩山夾之中流泉
鏗然鳴巨石如象而黑者累累若下飲循澗可二十里
得村曰米花度米花村數里得一嶺始與泉左嶺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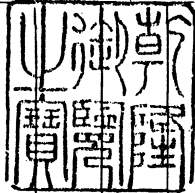
忽下墜為谷若井然山類多土亡奇者稍可以田忽蒼翠而聳出其背為障數闕可以架筆問之土人曰此所謂龍霄山也又穿一二嶺久之山益束而陜兩壁陡上數百仞奇石拏攫爭奮為下輿猿接縈紆乃上步數躡又可十餘里山忽兩却而闢成巨壑可屯數萬人旁稍高阜居民廬之百餘家突起而壘者二其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者當屯所也堡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嶺七十里而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

遙西稍北距錦繡堂嶺四十里而遙堡綰之蓋走太行
要道也余宿堡四鼓乘月起擬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類
多大澗雜石低昂土山余甚厭之以其勝不能當龍泉
半而亡何度一嶺稍下山四却而闢其圓若規道欲絕
者徐睨前旌旗如左元放破壁而入迫之得一間道僅
容馬兩崖造天石色秀削太古水聲淙淙不斷盛沸泡
起中石輒韻旋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隨而迂迴者色或
青或蒼或赤以山映之故泉並雄石亦並爭勝中有偃

石縱數丈許衡半之其潤可以碑過半里許始出峽崖復稍稍闢矣遙望右崖際天直走而西上為連城自然睥睨樓櫓懸壁千仞中忽有泉注而下為柱得日若瓊得空若琉璃無所得若白銀下飛瀑絕徑左崖鳥道千折而上為關石奇秀萬狀余足數踣氣拂逆然時時心語龍泉勝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彼記語予之既抵關肩峻壁而脅大壑不知幾百千仞關口一橫澗澗之橋而度已度折右上里許得山頂以為山盡是矣既登而

西北望高倍蓰者十者百者不可窮至目境盡而止信
乎稱太行天下脊又云上黨者天與黨也歸宿宋家莊
堡以當祀纛還順德暫還大名又旬日復屯黃寺再之
宋家莊乃上馬嶺馬嶺道近黃榆十之三險半之饒水
泉雜石為足枳夕宿於關大風起轟殷若席捲三晉而
東擲之海予卧石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閱西
城關兩山中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寥閭不見底為橋
道之其西不可以旋馬蓋天險也已歸正東見紅日抹

一線徐出巨甌千山若燒為凝睇者久之戍者曰錦繡
堂大率馬嶺類也而道小無宿所予乃命張倅行視申
約束而罷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張垣

謄錄監生_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六首

汎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太湖踞吳郡之北晉陵而南吳興三方者五百里中為
山大小七十二兩洞庭者冠之然其山去吳不百里而

近吳去余海上百里而遙前是汪中丞伯玉以丙寅之
四月要余偕往弗果伯玉乃從吳諸少年游自有記居
七年而秋九月余與弟敬美憂居且禪矣謀挾從季瞻
美曹甥子念李生時養以游里人張生黃生從以望前
一日發胥門周子公瑕舟及之遂由橫塘歷楓橋呼陸
丈叔平與載公瑕實為酒抵胥口山相與謁其廟談古
節俠感慨事久之乃下買三湖船其一以濟吾黨二以
載僕從肴酒無何而月從東方起乃放舟休湖口一白

上下無際時靚縹碧盪金爭煜驚波中遙山黛色隱隱
出沒趣青衣行大白扣舷歌曹公短歌行為之引滿始
就寢質明而要諸同濟者公瑕故怖涉不欲從吾二季
廼故強之則益怖佯為散髮伏枕楚聲達於外二季愈
益就迫之則益聲楚而陸丈者年七十七矣其少時隱
洞庭故別稱包山子云奮而謂二季毋苦周郎為吾當
褰裳先諸君遂發舍公瑕已稍稍離口日猶在曾泉和
光熹微若行鏡中蒼翠與帆相送迺久之漸空濶不風

而波俄風小勁帆益駛所過嶺無停瞬意甚快之然俯而顧其艎時時受水裾為濕矣日小遷抵龜山按范志山皆青石溫潤光瑩扣之琅琅有金玉聲為浙西人酷取剝膚矣其取石今猶爾而不凹余乃攝衣上得靈官祠飯焉祠右有磐石高三丈許奇樹產石罅斐亘可愛飯已復就舟二十里抵鎮瀆橋舍舟行數百武得東嶽廟左折而上百武許即所謂林屋洞天者也山上童如覆敦其下缺如半甌僂而入則益寬顧積潦成沮如垂

二尺羣尼莫敢前余嘗讀吳志五符真誥之勝慨然思
一遇馮決策去幘單衫犢鼻跣而行滕呼卮酒賈壯從
者秉炬導行未百武玉乳下垂右有狹圻為漏天日景
射衣若電然水益深石益下隘過偃則膝屈水稍伸膝
則背承乳若擊炬煙瞇目度猶可強入也母乃憊虞於
返乎擇一砥命敬美題名而出輕趨少年前能度隘口
覩所謂若堂室者若牀者其乳下垂青紫諸若寶玉者
然竟不能抵隔凡而返隔凡者昔人所書洞窮處其尻

皆水也度其脊乃在中湖矣歸少憊以酒沃之比月出
興復發徘徊洞口乃攝衣取道而上至曲巖其左踞湖
湖多亂山不能竟水月觀而境獨幽閒四面皆奇石嵌
空玲瓏仰而卧者鱗次異狀由石裂穿下攀蘿葛間道
從竹林中竹萬箇其大皆拱琤琤煌煌鳴玉碎金耳目
應接不暇穿民家傍出炬火與月相亂宿鳥撲刺村犬
殷聲如豹黃雲覆壠受彩作錦浪忻然久之循山而行
至屏巖仰觀穹窿非斲自削乃別取徑上觀陽谷洞其

隧陵下黯昧不測呼炬入至束身而止箕踞磐石作青天之歌上入雲表瞻美數浮大白狎一從行道士迫之酒不勝乃遁予等亦從而罷歸可三鼓矣質明起僦肩輿不及輿者杖而從二里許得石門循山趾而道喬松無際蒼翠襲衣數轉始得寺榜曰包山或云鮑靚嘗居之或云寺為山所包非以洞庭別名也寺僧故識叔平為具食摘新橘剖之尚綠而甘鮮已穿寺後里許得毛公壇毛公者不知何季人其所煉丹處也丹井埋草中

若狐穴不可辨室宇已廢獨臺及門址在四顧亡他奇
唯峰勢迴抱蓄氣不洩羽流所可托息耳叔平意不欲
往上方寺輿人強之行籬落間橙橘如繡沈氏墓古松
數十株大可合抱似不減西湖九里既抵寺則已廢一
僧自外歸修檀越禮頗肅以蕪不可棲也謀欲登縹緲
峰則尚遠叩銷夏灣無適為主者而舟徙泊銷夏且以
石公山之勝未及探也亟歸就舟薄暮抵石公躡磴而
上至其巔憩焉日且息虞淵矣大于紫金鉦冉冉垂墮

僅餘一線迴光射波波尚為沸起霞綃霓旌之屬扈於
後者半猶亘空少選月從東上初為鈎俄忽為玦為金
鉏其色正黃規不及日十之一波得之蕩而為長燈煜
煜不定返顧鴈中白練如畫湖中外諸峰盡出其猶鼠
小島汨沒不定念吾生平所見亡踰者急呼酒酌之而
敬美自山左來誇其勝津津不已余欲往業已夕矣強
而宿民家秦氏五鼓風驟作浪挾之若侵裯入早起飯
畢念所謂山左之勝獨身行亂崖間徑且窮俄而黃生

來已復有跡者相與踉蹌往問所謂劔樓得一峽脅肩而入至半益狹不復可上下大窘乃返更轉而右始真為劔樓也衆以余體重難之余賈勇捫石崖爭鳥道上若猿猴倏忽穿漏出其頂大詫謂衆吾此陟何如高延宗晉陽戰耶復循他徑下覩削壁數處益奇至王文恪所題連雲障歸雲洞拂苔蘚縱觀久之仰卧草間以酒脯佐疲徐就舟舟人謂劔樓一名風弄按南史臺城有西美方語謂弄巷也洞漏狹如蘋末風出入之固自雅

何必云劒樓哉帆而過其下舟人呼石公則亦應石公
云此亦洞庭一勝蹟也稍抵明月灣垂楊列生水中若
幟傍為巨砥可容百千人他亡奇者尋張帆向銷夏灣
風益急艤時時就水子念擁被卧艙中張生憊亦卧瞻
美數呼酒自解酒行小緩面即青叔平強作長語其不
憚者吾兄弟與時養耳黃生睨視吾安則亦安而銷夏
灣者於洞庭諸勝為最蓋兩山旁出中別匯為湖縹緲
當其後莫釐前按其地寬衍有良田橘柚桑柘梨栗之

饒民居數千咸自給足蔣太學者家焉聞余至則使使出迓余乃舍舟陸行過烏砂泉酌之盡一蠡行田間二里所就飲太學其中表蔡丈人來訪即伯玉記中所稱九十翁者也視故翰林九達為季行耳盡聾矣而蹈履神明不衰其子孝廉伯玉捧筇僂行而侍對客益為恭謹可念太學夙具供張擊鮮牢醴至醉飽相與步行山間訪蔡丈人因過九達故宅談說遺事歎風流之不再復飲太學止宿其明日議登縹緲峰蔡丈人口占詩見

遺且遺所扶筇曰以此濟而勝也孝廉捷取道步上太學與余輩以筇輿行五里許度不可輿則扶丈人筇又里許登絕頂四望曠朗精神飛揚若出宇宙外矣孝廉指湖之中而示余曰此為莫釐為馬蹟為長沙為若橫若陰若翟若厥若葉若余若衝若幔皆有居人稱名山者也拓湖之外指其三周如玦曰此為靈巖天平峯寧陽山表吾吳者也為卞若長興諸山表吳興者也為惠若錫陽羨諸山表晉陵者也指山之支而曰此東為七

賢為金鐸若龜若鼈若洞若庭者也西為綺里穀堆為
木筆若華者也余時愴怛不能辨第唯唯而已太學走
急足輟紫雲泉試之甘冷勝烏砂遠甚迤邐而西至西
湖寺寺且廢有僧規為復之強作其家言且指傍小池
曰此高於湖不啻尋丈矣而實通氣湖濤激則鼎沸平
則否飯畢抵東湖寺寺整麗倍之時僧不在闌入其後
圃盤桓竹石間尋出至資慶息於橋自縹緲而資慶所
繇道亡不與湖低昂者外望則為楚天銀濤拍空金碧

遙拱如簇漁艦數百鴈序齒齒內顧而多大壑聚落為
塢千甍翼張萬瓦鱗次楓丹芭黃時點綴葱蒨中資慶
之勝逾於包山兩湖矣出資慶道漸險不可輿度竹塢
嶺上下陡峻幽壑茂松不受日未暝已昏怪石枳足且
語且喘久之稍得平陸呼輿促之蔣氏所街鼓動矣其
明日放舟西灣之足曰小洞庭觀奇石所謂龍頭者雙
睛紺碧他若羅刹磔鵲搏猊種種異態峭壁插空舟人
謂此秋漲不盡露其奇水小減二尺則空洞窈窕牙距

外角令人駭矚呼酒數行張帆至東洞庭舍舟步村徑
徑窮而得長圻寺止宿寺亦蕭梁時建也僧解空稍可
與語沃之飲則飲竟醉其明日從行諸生謀莫釐高不
能縹緲而他名蹟勝賞又不能半西洞庭會子與自真
歸遣信相聞云候胥門二宿矣遂挂席過莫釐偶舟人
為棹歌山谷酬答數部鼓吹非石公所可及也回首眄
西山隱隱雲際吐色弄晴若相殫者杖屨之地俄落夢
境為之憮然乃稍次第其事及詩歌紀之併訪陸文游

天平諸什附焉凡得三十四首王子曰余覩所謂兩山
皆中空真洞庭哉林屋下抵深峭惝恍宜學士大夫雅
言之也然至記傳所稱達蛾眉接羅浮連岱嶽即大地
中無非山矣又謂吳夫差使靈威丈人窮之十七日不
能盡得禹書靈文以歸毋乃夸人以所不能究耶及余
登石公覽日月出沒為之爽然自廢意兩曜盡此五百
里間矣長卿之賦上林不虛也吾目境有盡而天地無
盡所謂能出沒日月於茲湖者吾目境耳即十嶽大九

州夫安能異是哉蓋湖有稱蠡口者范蠡所跳海地也
山有稱角頭夏村綺里者四皓所匿跡地也夫四皓入
地肺啖紫芝以終墓今猶在大河北范蠡還會稽始以
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徵哉洞庭古稱不被兵至嘉靖而
倭一中之又時時中大盜天地之淳氣漓矣不然而去
余家不二百里吾當老是間安能低眉折腰作風塵游
也

游東林天池記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峰秀出天表者曰匡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壯往而以久困石尤乍得風船尾船中人少留色而亦會無適為主者徑張帆去殊自悔恨十月量移嶺右假休沐還復抵九江兵臬尚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乃使二騎為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往其明早蓐食挾玉山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游出城北甫數里即聞草間流泉聲甚悲至橋所悲聲易而厲不知從山行覺

輿人趾益上小喘二十里而曙色與微月接道有棹楔
署曰太平興國宮即宋所祠採訪使者處也其宮去署
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所誇殿堂鐘樓之盛為兵燹
奪當無幾存矣久之乃入磴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
見人家炊煙羣裊已抵東林寺即慧遠十八人結社地
也其面為香爐峰秀色插天前有亭榜曰三笑跨一石
橋所謂虎溪者也溪亦多闊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度
溪可百弓始及蘭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

周陸記所稱唐牛相僧孺署寺裴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獨三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絕云是唐塑工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咸稱是殿後石壁陡起古樹數百紛披若蓋其右為遠法師影堂中坐遠像傍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更右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為王文成詩僧以朱欄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漫漶不可讀縣為置頓小飲敵寒色誇陶令之攢眉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堂僅影響

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潺湲白石齒齒可念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其荒落興盡不欲往乃就興行可十餘里至雲峰寺改乘小竹兜子以四人牽而上若湖流舴艋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折而上為錦澗橋故擲筆峰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凡數折水自其隙下濤翻雪湧噌吰鉤磳吾不知視棲賢歸宗何如當亦生平一奇觀耳自橋而上為錦繡谷亭亭焉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千種燦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

剝丹楓綴之亦自滿眼雕績復上為躡雲亭又上為甘露亭自是改而步矣時天已陰晦積雪乍液加峻且滑凭一小吏肩從雲罅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薶冢溪流縈紆挾微照為百千金蛇俄而霧合稍稍逼不見前後人第聞冒絮中語相喚耳又上為披霞亭又上有坊曰廬山最高處王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巖穴曰此竹林寺後門竹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居之耳霧小闢見兩山下垂若闕而東山尤奇秀層

樓危堞廩庾獅象之狀種種問之僧或云即九奇峰或云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嚮連峰前蔽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後嶺小窪耳寺門殿鐵瓦石柱頗壯麗而佛像不甚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齋酒脯凡數行四壁題詠皆已滿獨南嚮左楣尚粉素顧程生作古隸題游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為聚僊亭蓋所祠天眼尊者周顛僊赤脚僧徐道人見高帝碑甚詳顛聖凡不足論

天意似欲為明王一表徵應以服衆志耳又西為文殊
臺臺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為
雲霧所翳間一少闕隨合所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
者耶臺所建文殊殿亦草草而傍崖一龕中坐獅石像
極精絕疑此石師從蓮花會親覩法身當今旃檀釋迦
退舍矣時日已迫下春且虞雨雪遂歸而所謂舍利塔
獅子巖鐵船峰白雲洞蓮花庵白鹿昇僊臺御碑亭者
僅從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

處處舍身岷也度東林尚君復使置酒強余入則已暝
三舉觴乃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背耳其由
南康而入五老諸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游又欲以
一日而盡之得無為採芝叟擲榆耶譬之初地人見佛
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也記陶徵
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為廬君戀戀耶然貧不能多致力
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籃輿計不能度東林而止望天
池便自霄漢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游一染指

差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示同游者

自均州繇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真武嘗為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也自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為修道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為世所慕趣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憇紫雲亭少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壠時積燠頗困

人少女風襲肌為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
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為馳道山口
垂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玄嶽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
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叅
上又曰僊室荊州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
令隱遁茲山曰謝羅山而文皇帝為特賜名曰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武
不得當也自是為修真為元和凡二觀已又為遇真宮

馳道並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曰遇真者為三丰
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張姓當高皇帝時游
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文皇帝
數使都給事中澂奉書招之凡十餘年弗得則為之像
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為
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武為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
之二壯麗蓰之已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
壑之屬微雨時時將風來衣輒並輒單乃稍有峭壁折

而龍泉觀其陽為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為橋橋下水
流潺湲不絕恠石憤起若鬪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
之吾嚮所記洞庭資慶包山寺之勝蔑如也度橋徑已
絕前旌類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
強自力前所指問道入掌故氣勃率不暇答山之勝亦
若馳而舍我獨峰頂蒼白雲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喬夭
得雨秀樨撲眉睫以此自媿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景
已下舂始抵紫霄宮宮前為池曰禹跡有亭踞其右池

合宮之溜而滙焉潺湲噌吰所受滙已衆又暴得雨上
奮若有墊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入門雨益
急衣濕透相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能句乃入道
士室篝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之命酒三爵時
雨聲不可耐且為次日道路虞而倦甚目不勝睫也乃
就枕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雨

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展旗
峰出憇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脚下
垂而暫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則勵輿人前池之右
為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
所入皆陜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峰以次現
乃更用濯雨故舊潤葱蔚因詠唐人羣峭碧摩天語歎
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碧出沒杳靄中稍迫
而視宮之額則南巘也舍弗止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

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
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
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薄崖而
為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
人來請曰從此陜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
下趣澗則改徑可以輿亡苦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
沮洳怪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峰之高以為亡
踰矣左仰而峰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

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人足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憇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蟻之為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以黃金中為

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御皆金飾也已
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峰者其香鑪最高然猶之乎榻前
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又郭
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鑪峰然則後
人易香鑪為天柱而以其從峰稱香鑪耶餘峰夥不能
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
晴蒙氣猶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
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參山輕霄蓋其上

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為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峰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峰澗巘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為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為飯神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丫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穢也與之

語不能為虛而能為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顧謂得道
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飯供盡
兩甌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巘記

余將呂鷄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僮欲寐呼之不應
旋有警效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凭欄徙倚久
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輿舍之遠出天柱峰後
為三天門降之易屐於陟而用陡絕故數蹠蹠腰膂不

相攝累息股戰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顧視中笏
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峰差池頡頏色若可餐數步一
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為摘星橋有文昌祠讀汪司
馬伯玉所為文甚麗中謂國家創述右文盛高孝廟而
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哉乃不佞所不敢
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原谷詭瑰異狀
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巘宮新蔡張助
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候人不得報乃憊以

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休巖告者即伯玉記佛子巖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輿往從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巖曰歛火石文如蹠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為雷師鄧君修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蒙之後若為寢室者其美遂為襲矣乃復行嶺間回穴紆磴足相齧者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腹而嵌空若室者三中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度其右以榻不二髮鬚髮白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

乃羸服耶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
此中去乎奈何自失之予為悚然第其所稱握拳閉齧
流羨入丹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予
左邪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蓮葉
田田其中前後為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室
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嗒然久之其嶺左右皆大壑壑
盡皆為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異已乃
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水潺潺流其下小為

隄杆之漚為一池茂草沿絡傍巨石頗作梵字刻丹填
之仍為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為予言所以結構之
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有而時有有而空
空毋害空也已又飯予於室蔬豉皆香美尋飯予從者
數十人皆徧毋畸羸乃謬謂予曰適襄邸涓人來授餐
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忘兜率會也予顧謝師自
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或墮我趣奈何還南巖時返
照猶未斂乃入謁真武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

陽紫霄諸巖室徘徊顧望諸峰爭雄而趣太和若游龍
天柱金觀色煜煜射目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奇
壯詭卓無論道流鼓掌玄帝事若覲也予語之若曉僧
不二耶是欲空一切有不得而子乃有一切空乎因大
笑命酒數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為北天門出北天門稍折而
上曰滴水巖若肺覆時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即不以雨

嘆緩速有澗傍亦饒奇石泉號號下流橋度之頗勝而
名不雅曰竹筵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深曠樹益
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皆露交縱道上數百千
萬條其麓者若虬蟒次為蛇為擘為卽且樹得風簌簌
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嚙人趾者崖顛恠石俯下欲墮
亡所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獅若龍若鷗鶚之屬
意似欲攫人令晦之夕冥之晝過之不僚慄縮足耶有
僊龜巖衡縱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

益奇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乍奏而自律也下
流方崖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
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弗離不可
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嶺故已皆土忽復石
石遂多奇而檉杉松栢之屬忽盡偉蔚整麗余謂是且
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與人喘而噓數息數
奮乃抵焉入門為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垣
之外則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綜錯籠以微

日猶之步水藻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表紫蓋金鎖
諸峰彷彿欄檻間物矣庭左右有池二以螭口出泉傍
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西復有池二若連環名
曰日月池日池黛月池赭云其色亦以時變不可知也
飯已道士奉真武玉像來觀已又出文皇帝所賜道士
李素希二衲被之正與余體適因笑謂此衲出尚方而
復不偕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紫耶所聞凌虛巖自然
庵尤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迤而嘉樹美箭益

夥烏聲雖和會所使上事人還發尚璽第書稍問燕中
事不覺至仁威觀觀前石梁曰普福橋橋之勝下靚深
伏泉竇焉上顧四山若甌口而微缺從缺之所而得日
草木皆媚自是復蛇行下數里至五龍行宮踞其前門
小憩山忽左右闢多為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而所
留羽儀亦至乃改服度華陽亭躡石梁挹蓮花池驟喜
其脫險艱而忘諸山之盡去我也已尋抵玉虛而分守
君復來候觴余望僊樓酒數行則驟晦冒雨之迎恩宮

宿焉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三也
然亦足以雄生平游矣夫物顯晦則有時哉彼夫禪主
絡驛者七十二柴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固
泯泯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遂超
五嶽而帝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凌祈年望僊道流
非耕蠶而衣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而恐
失號泣鼓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取繇來哉謬
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覩所謂崑崙哉夫近有一武當

而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也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十首

顧氏祠堂記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於野夫子蓋夷之云先王之
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制黔首

毋特祠即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於上家不復廟矣而熟於禁者以為固然而忘其自甚或執政大臣坐祠寢見紂有司至勞人主斥縣官費為廟者噫何其陋也楚俗號稱朴嗇其民淫於外鬼而畧於內鬼靳顧公業諸生時則已中非之歎曰斬之中大夫之宮鱗然其侈者山節而藻梲所以自居亦足矣即藉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叢林之社而奈何斬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於是謀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

為諸生力未遂久之公二子按察問比部闕先後成進
士各以祿之餘至公乃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為屋若干
楹卜宅之陰厥枕維岡堰陂為塘割燥臨濕檜栢蒼蔚
深靚洞幽神所憑依春秋牲牢相協厥資益置腴貽凡
數十租族之貧者遣使奉祠取其秫以醴茁彼羊豕左
右飧粥以給事育祠既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
之吉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於禮肅若肅
嚮儼若有體雍容裸將始卒不愆尸警位嚴靈風蕭然

既畢事公乃餒神之吐揚解而戒曰嗚呼凡我後人毋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慤予思日孜孜砥節厲心毋辱其遺衆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楚自是愧祭寢矣不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貧仁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楚之大夫家有廟也顧公風之矣其二令子宜哉

張氏新泉記

順義張君既罷職方歸乃即邑東北五里圃焉圃故去

河遠千樹棗千樹栗千畦薑韭菰它蔬屬稱是顧安所得水乎於是張君厚募工穿井下可十餘丈而土入益焦至勃若塹工報曰是不可為水也燥而堅是類燄穴叩之空空如下天狀盍他徙穴乎張君意不憚乃操豚酒為文告於神大畧言不佞不足以要神天一之貺雖然掘井九仞而神閔焉亡涓勺報自今而往請與神約其重之妄愚不飭志於隱者罰之涸如故自絕於尺寸之澤而枯於鮒者涸如故請得舍畚鍤焉既畢告而張

君乃以募行井傍有若蠕蠕於土者試以杖導之則泉
暴起慙涌熾沸巨若足練細若瑟瑟倏忽充凸寒冽靜
肯環井而圃諸非張氏者咸取汲焉邑薦紳先生人人
來言張君祥也在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
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三閭大夫得此繇而歎豈足福哉
今天子明聖井養萬彙即抱一才藝者思自奮勿幕之
效而况張君則豈其遂不食也吳人王某過井酌水甘
焉張君語之故而命記之

永平祠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蓋猗蘭困於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勃陵之在下
難振哉有質樗櫟鷗鴟上托孤鼠下族然得謚為昂霄
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卑焉迺若在下而振彌久
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
燕趙間間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
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
舉也是亡論其甚往繇邈即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

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鑿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為古
遼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
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廼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
其官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厪言殷先生殷先生為
訓道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
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
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
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輦臆以故畧得之而先

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繇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人徒繇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先生旦一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母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詫謂兒曰惜女不習殷先生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為三禮言者先生晨夕誘誨之至捐奉為油楮費束修以上未嘗不諄諄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先生

始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祠殷先生
耶蜀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
夫殷先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卒罷察獄還治
兵山東從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
至德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為殷先生也以姓故
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
則不知先審理之教永平若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
來言其前守李君為殷先生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

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
遠仁也假令殷先生婁起為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
而脂父老諸儒生口至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
則不難正甫乎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
以殷先生後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為永平而已矣殷先
生諱某武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今為廣提學副使
紀君名公巡由給事中遷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鸛始牛公始繇益都令遷也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焉東而躋淄澠之交牛公從子弟亡命力戰却之於是奉璽書超按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益以濟南之淄長萊新為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功法課諸吏論死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有聲其後代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秩輕重有間其於兵備職自如即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盜賊然盜後先

亦十餘發發輒與使相低昂而期甚至以跳梁聞上勞
白虎節則安用是使為也說者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
都會之間其民不辨穀麥本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鳴
瑟跼展陸博蹋鞠如季子之稱齊哉即野負山鑄山負
海煮海大豪驕然挾中猾佐而驅使民威重於使且謂
使孰與我大也民之聽豪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
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禦效鑄錢掘
塚固人人少年翁伯也使者業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固

當無擾獄市一言耳平陽侯胡以得化諸能為齊言者
古之人奉寬寬理奉嚴嚴辦是數君子寧盡不古若也
漢世守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錢穀兵甲從意調興所論
死朝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今雖謬稱貴重於守禁
網叢密蝟察虎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伺之其
他干陬察淵幡腹版築中丞之辟司徒鈇司徒耳奉牘
而獻頰首聽裁侍御之廷尉史耳舉翮觸隅動若籠鳥
乃欲一區區下筴偃然躡跼之上責漢治明法不亦大

相縣左哉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智者不以困廢才夫
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數君子者誠饒為之也世
貞既待罪且三載乃得以燕從諸父老及薦紳先生質
所難諸父老薦紳先生間以數君子政稱者其姓氏或
闕焉用是大懼采而勒諸石為之記使有存耳至所謂
某也賢某也否一字袞袞史氏職也即世貞焉敢以不
肖身辱數君子後而易言之哉

閱武堂記

出青東門折而南可一里為菟地地可容萬人其陽有
臺据而堂之三楹曰閱武日久圯廢且甚世貞視事之
再閱歲乃始庀嘉肺之羨緡鳩工廓其楹為五更治臺
於後峻加堂之半堂成世貞乃以間從吏士出勒騎射
鼓之駟鐵乘黃不脫介而馳磬控若翼縱送若組囂爭
的者以千計的之發以植其叢矢以蝟二矛重喬左旋
右抽聚為鄧林覆之凝冰厚霜盤踊電激卻曳風雨鏊
鐔之戟指空而擲要眇俯身接之捷於猿猴刀盾曳札

銛接不及毫末目無逃挫賈其餘彊搏人以嬉斯不亦擊
技之雄也耶雖然孫卿子曰齊之擊技不足以當桓文之
節制夫桓固而齊之先君也當桓時楚乘廣雄於江漢折
鈞之喙足以當九鼎焉而不惜驪山之孽狄實跳梁以夷
衛城社裏公靡罷之燼桓實因之至大匡管氏之法亦不
過取士於軌里連鄉中軍國高之鼓而已其於法基淺甚
易然以其燼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侯外撫吳越邕
牂柯踰方城雕題黑齒六兵車而王室遂奠不佞即諸吏

士業以而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毋若先臨
溜之途乎哉而所自負冠雄雞佩長鉞截蛟斷兕殿後攻
鋒毋若先彊治綽最之流乎哉然不能為縣官出死力擊
敵庚辛以來悉索敝賦奉若而北至則盤馬長城之南度
警解輒罷以要大司農金錢乍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一
夜駭廢未曙跡絕以不佞所遣募南者無尺寸功還報徒
令孜孜閱軍籍為也則縣官奚賴焉見而之雄於師也未
見而之雄於敵也夫惡少子弟脩小酒食憤奮臂一呼

三尋長鉅施頸自若它椎埋發塚鑄山而攫魚鹽之利
又何雄也南矢不能及大海北矢不能度長城徒以烏
合鳥散為長策抑又何諄也世貞嘗讀管氏之書蓋有
所謂七體八經五務三度非盡以其施之兵乃所以為
兵本者詳矣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今諸吏士勇私而怯
公也馳小而忘大也毋亦為而師帥者闇昧於道不預
修四維之訓乎哉其師帥固然乃諸吏士不務以壯時
佐揚先人之休烈而令人舉盜賊之聲稱冠之齊要亦

不善用雄矣不佞竊以為諸吏士羞願得修其職交勉
焉

屈賈二先生祠記

代家君作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
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
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
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曷以揚權
明德表厲風軌而庶起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

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配采蘿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擔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惜靳斷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壁參五而愛怒謬鑿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儼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

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卷卷不忘者其意
乃可悲而灋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
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
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驎者似
謂平不解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
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即微或此
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
其淺曰自天子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

重金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祀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茲土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重修長興令黃公生祠記

余郎署日則聞今大司寇黃公之賢也既罷官往友人

長興徐中行所以間從邑父老長者游時時益稱黃公
賢不置也黃公者故長興令也余故難問邑父老長者
黃公去令三十年安所得稱若此乎邑父老長者言即
無論去我公久一憶公諸治狀蓋若新焉指邑之條教
象法善者曰此黃公所遺也其稍未善者曰此後令有
所損益公者也間井之氓獲世守素者曰此黃公之卵
翼者也鄉大夫士顯賢者曰此皆受黃公教者也指邑
之東門外祠曰吾邑思黃公而不置追而俎豆之者也

其歸然而像者曰此黃公令時貌也。負翬翼然高者曰此顧中丞之紀。黃公績者也。余讀中丞文退而徵諸徐生。徐生乃言曰：不佞齒固卑然，幸及為黃公民，又幸及稱公之門人。始黃公來治長興，長興民竊少之。公弗顧，第行求邑劇，樊宿猾，把持稅牘者，難縣官不解出納，往往家於役。黃公笑謂女曹善，乾沒安能溷迺公。悉驅逐之手，自會計出納，倚一紙而辦故事，區有長長職二稅。齊氓往往苦其長橫索，而其長亦間苦豪右負累償破。

宿產黃公業為立程約身任之民樂就公賦豪右不得
與其長詐相勝黃公所讞治獄後先以千數庭列片語
立決然不數持阿三尺曰惡用猾吏困吾民也諸訟者
受攝牘往當攝者欣然來就訊以故黃公之胥不能識
民民亦不識吏而邑大治公兩入覲從二騎鬻橐書為
行資即大府按長興者及它貴游客無敢以饒望公公
暇則延諸儒生講說文藝其推而敏者擇明師誨之貧
者割餘奉飲食之人彬彬自好取甲第仕宦有聲黃公

為令滿六載就微貧不能治裝邑人填道哭挽公曰安
能終借我父母乎於是始謀為祠祠公三十年一日也
余聞徐生言愈益慕說黃公歸一載而生以邑父老長
者指來徵余文記其事余固謝不敏既而思之太史公
叙次晏子傳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余雖不識黃公然
幸生其時又辱聞其狀甚悉余又何辭且余少習太史
公書固竒之至諸傳滑稽貨殖游俠甚猥瑣無賴也乃
獨不載循吏何耶河南守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固嘗

薦賈生矣史不能舉吳公名與所以稱第一狀又何也則豈唯太史之罪蓋賈生有慙德焉故史至班固氏而後秩如也明興百八十年来循吏之效不甚見於世說者謂苛文實困之即吏人人黃公奚困焉徐生倡諸父老長者新公祠而紀以言徐生似勝賈生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諸父老長者勉之更為我謝黃公公家次公丞相時胡不潁川若也黃公為名令入為名給事出為名藩臬又入為名執法為名大司農為名大司寇

且行相事迫矣母令史冊有隱志哉黃公其亦勉之

太倉州儒學田記

夫武吏以搏鷙奮而文吏以儒飾顯其事若衲鑿不相入然要之未得其精耳道固有不相入而相為用者說者曰漢高帝以馬上掃羸項收其民而衽席之更三世可以禮樂矣重之以文帝而猶曰未遑也安在其相為用哉是不然凡先王之所以衿帶其甲冑而教化其刑罰者機在於轉移之間耳故皋陶一士師也挾章程以

其職冠夔契而不為讓知有虞氏之欲以法開教養也
有虞氏之用皋陶也汲汲乎水土之未及平而于四兇
乎是誅先除其害而後布之地也故夫周官之為司馬
司寇者未有不陰用於司徒宗伯者也余竊持其說以
規世之用事者而未得其人乃今見溫公焉始溫公以
侍御來按吳也提衡百吏而濯被之務精白王事不好
為操切苛辨第時言吾計無以安吾民姑去其害吾
安者而已而會太倉嘉定間大俠沈氏多蓄養亡命奸

盜負海煮海巨觚出沒波浪遇之無不立靡碎其徒探
赤白丸行剽殺人國門之外環沈而百里居者空其藏
盜十室而九所占割腴田以千計自食之課吏莫敢誰
何私苟幸其無他故足矣溫公聞之不憚曰不穀奉上
威德即步武外夷其人而甌脫其地何慙弱哉乃選良
有司挾二帥指授秘策悉捕下獄置之理而瓜分其田
以五予旁民共職稅以五之三予太倉五之二予嘉定
二學官其為太倉者凡六百三十二畝有奇諸博士弟

子貧憊不能事婚葬與旦夕饘粥咸以節取給焉而春秋斥其羨治典籍庀禮器如故於是州父老則人人喜加額言吾所不魚肉於沈氏者幾希溫公不動聲色而穢夷之公有惠於吾民甚巨諸博士弟子則又大喜言溫公用軍旅之役俎豆禘吾曹無憂虞於俯仰以從事詩書吾所不勵志行以終公惠者有如日諸田沈氏田者亦大喜言茲地皆王土不幸而出其資肥盜賊者百年又辱鄙之為盜藪賴溫公力一旦洗濯其故剪荆棘

而助菁莪之化諸博士弟子及父老何以報溫公而會
溫公以滿代去今侍御東萊孫公當行部有司用故事
請孫公慨然曰茲唯前使者之猷與諸大夫力也不穀
何敢忘之其勒諸石以示永永諸博士弟子及父老則
又相率謁余言余病且廢不能為諛辭如溫公真能以
法開教養者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溫公得其精而
為憲萬邦又何疑焉公名某字某河南洛陽人兄弟俱
以文章名有二溫集其得代去也又以破島寇功當遷

贊公畫者前兵備副使耿公隨卿奉而行之者州攝守
蕭君某勒石者博士某某

黃氏祭田記

余嘗讀孟氏書至所謂三月無君則弔者私亦竊疑其
急及讀至於唯士無田不可以祭而後知夫士之所以
急君者在祭也又讀至於卿以下必有圭田而後知先
王預下之悉曲體其急而為之地也然禮稱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則所謂圭田疑若止於卿大夫與士之在

朝者天下固有草莽不祭之士矣蓋勢之所為限澤固有所不周而士亦有所不能自致於禮也當孟氏時其所謂士者陽若無所事於世而陰操世之重以餌天下之諸侯而所謂諸侯者浮慕其名而內規其助不愛爵祿土田以招延天下之士其兩重相慕跡若可紀然問其身則朝梁而暮齊問其兄弟則伯楚而季秦問其墓之鬼則祖粵而父燕家不得恒祭祭不得專田而諸侯之所以厚士與士之所自厚者身而已凌夷至於唐若

宋其藩鎮郡邑奉天子三尺惴焉若無所藉於士而士
乃至於厭薄畊桑之業棄其鄉井之故甚或七世不葬
舉宗不喪貲業貢諛蹄鞬徧於天下以庶幾一日之遇
士固竊士之名權以覲乎上上亦竊士之利權以答其
覲其所謂藩鎮郡邑雖不能如古之諸侯亦庶幾有以
少饜其口而遂亡其故一旦被顯遺躋膺仕乃或有家
廟載令甲而祀在寢為臺司所糾者况其他哉始山陰
黃君諸生時嘗從憲使洪洞劉公游為授公諸子經當

黃君之父良貴君稱國士其母吳氏稱賢母聞郡邑間而老且食貧以死黃君居恒戚戚不懌曰嗟乎人子哉無所力於生矣即不得受升斗共粢盛終身矣夫使若教吾鬼而顧諟吾缺何甘也劉公竒其材悲其志及行省浙東捐橐中裝者百金遺之曰而以金為田毋虞春秋享也黃君業置田若干畝後稍貴有餘祿然不欲更益名劉氏田曰祭田而屬王某氏曰士固有不能盡得之於先王而吾乃偶得之劉公者劉公即不以百金沾

沾為吾德吾啟血骨而秉爵鬯以從事於先君子楹帖
之間渙然有餘恣焉吾曷敢一日忘吾曷敢一日忘子
其記之以示黃氏之為吾後者嗚呼劉公不愛百金裝
俾黃氏之祭有田自劉公始黃君不以身先其先人又
毋朽劉公之德而著列之其相率而歸於厚也亦賢於
吾嚮所謂士與諸侯及藩鎮遠矣劉公名汀為叅政以
罷黃君鍾今為太倉司訓與余善

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

循廩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而枕涇者伯父靜庵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屈松栢為左右屏已又屈松栢為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東山之趾在焉有亭瞰崖而下頗稍西為靜庵中五楹兩序半之出庵折而西又數十武為山堂堂之南有臺列恠石名卉東西修竹綿亘數百武闢堂廡而北則杳然別一天為大方池中浸芙蓉菱芡左右石門以入山分為二橋各有亭踞之其水左深入石洞為石梁以度抵一崖

而止崖前鑿磐礪蓮花引水浮杯渺渺自崖隙出水右
度橋而窮復為深澗上橫石以道而西抵礬石山被以
白華曰雪山諸山輔皆土岡委曲抱縻涇若率然之脊
萬松鱗鬣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於取態果樹
巧於蔽虧卉草巧於承睪亭館巧於據勝而已其所謂
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崑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橙
柑櫨梨棗榲桲含桃盧橘來禽鬱棗楊梅榕檉之屬
樹則梧檟梓栝栢栢杉檜黃楊檉檉櫨胥餘楫閭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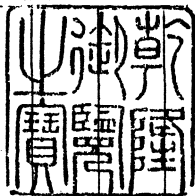
貞椿榕之屬卉草則蜀茶海棠辛夷玉蘭蕙芷芎藭
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青蘿蒼荔之屬各以百千
計亭館可再屈指數蓋靜庵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
中間即非負危痾峻風厲雨未嘗畧刻不之園其所規
擘匠締旦損夕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
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
屨游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裁霞縹綵因
風迴蕩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青葱峭蒨爽沁

脾腑百羽萃止弄暄訴悽啁啾嚶嚶有傲人色縱屐游
目靡匪趣會而靜庵公又雅好客客毋問晝夜商移微
易絲倦肉代改席謀懽醉醒互端是無但東南稱能為
園主人者亦遜莫與靜庵公抗而會余北游得一官久
之違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
則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石
亦多傾圯卉草雜樹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
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蘿蒿封栢棖之木獲遂其性上

干雲霄虬攫虎坐眩恠用壯履綦鮮及鳥雀益傲至於
絃管之地松颿驟濤篴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
之不可復竟矣余從弟瞻美為靜庵公少子酌余茗石
上相對歔歔久之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
終靜庵公志也余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
稱至鉅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
不終屬梁竇崇愷也大歷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石
履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芥蒂而宋時李文叔

之所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園幾二十年不
旋踵而中金人寧獨舊主不可問而遺丘故池潄夷為
一甌脫亦焉能彷彿指道哉今茲園雖小頽而幸置之
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吾固知茲
園之長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瞻美意似有省者既而
曰洛陽之不復園也蓋三百年矣讀李氏記而園若新
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也吾知之而子之
文長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余曰諾

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為之圖而余系以詩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四